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四

曹雪芹 著
文學古籍刊行社

曹雪芹著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四

文學古籍刊行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嬌嗔不知情時之
人一笑所謂情不情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
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
情情

三

三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總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

的手笑道這一開不打緊開多少人和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開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麼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

問其原故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悅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

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比如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

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
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
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嗟短嘆偏生
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下將
股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
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
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
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
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

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多少也沒見個大氣鬼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發顫因說道你不用怕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過

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
呢龍衣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
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
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
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
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
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的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免
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正明公道連
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

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你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當著二爺。必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是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

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教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

石叟言
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
去回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他把這氣
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
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
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
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拏話壓派
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
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
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

這個心使碎了
了使字回應
上文種種事
蹟在內今本
改作使字無
味之至

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環見吵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

二哥哥不告訴我問他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開什麼玩笑？我們一個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等你當嫂子。」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兇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閑話，還攔的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

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抵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作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